西山

一

    七月望日，巳时一刻，天空昏黄，父亲决定带他去墓上。

    刚走到村口，母亲系着围裙匆匆赶来，没站定就拽着他的手往回走。

    她说，这么多年都在家里祭祖，向西拜个衣冠冢不就行了？

    她说，西山里十几年前就封了，蚖虫蕲蛇，哪样不是要命的东西？

    她说，彭家就余你一支，没人指摘，拜天拜地拜山拜水哪样不算拜？

    父亲很专心地等他手上的烟烧到指间，忽然把烟头往地上一砸，说，三十岁的人了，连祖宗的埋骨都不知道。于是佝偻地往前走。

    他向母亲歉意地笑笑。是说他已经三十岁，遇上蛇虫也不会有什么大碍。她攥了攥他的手，又叮嘱几句。他顾不得记清，唯诺后快步赶上了要消失在路尽头的父亲。

二

    父亲一步作三步，他两步作一步。父亲是农事人，脚力不比他一介久坐的书生。往往要沉心尽力才能不被丢下。

    过了大路就要沿着一条溪上路。青石板，红鹅卵，从他小时被送去城里读书，这条溪并没有什么变化。他想起小时养的那条狗，总爱在溪边和他嬉戏，脖子上的铃铛丁丁作响。一个赤脚医生来后这狗没了踪影，他总在流水边打转彳亍，寄望能在这溪边再听见铃响。

    记忆还是装饰了这溪水——水并不清澈，水击石响也还没有想象中声音清越。路边的竹节草却还与过去大致相仿，能在眉毛上挂住长长一串，但他却早没了嬉戏的热情。在家乡的山路上行走与在城市的公园里行走并不两样，只意味着暂时的逃离。

    父亲讲起附近的异事，往前五里的绝壁中有个棺洞，据好了就把过世老人的寿材从崖顶缒绳放进去。这洞废弃了些年头，传说每月朔晦就能听到一个小女子嘤嘤地哭。父亲说他年轻时受了人激，摔了杯子发了盟誓进去一探究竟。三更半夜他从底下步步爬了上去，刚站定就发现洞里既无棺木更无尸骨，只有一洞子黑白分明的蕲蛇干层层叠叠。来不及多喘气，父亲就连忙出洞向顶上爬了。他打断父亲的话，提及后来这洞边修了水库，工程队炸了半山，不过是乱石碎砾，哪来的精怪？

     溪对岸不知谁家的黄牛卧在草上休憩，尾巴轻摆着，目光既不显得热情也不显得冷淡；他从这牛癯瘦的形体中终于感受到陌生，他想这就是自在之物，寄身于这山林草莽，好不自得。

三

    山中的雾弥漫起来，父亲的步子也慢了，与他并排而行。路愈发显得泥泞，没人知道前路还有多远。

    他说，老汉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从前有个游手好闲的流氓，把自己吹嘘成百千人敌，被太于请进东宫奉为上宾，耽乐贪享，贵族们许诺他一切的愿望：把东北草原蛮神的骨坛当桌子，把西北朔风的灵拘来作随侍，东南的吴楚媛女分立屋次，西南的殷鳖遗龟聊充卜蓍。

    父亲说，你的祖宗得要算到孝武帝的年景。无非是向东去的商队在江水边上饮马，脚夫累了一路，歇了脚便如何不肯轻易出发。商首担心野地驻扎，板着脸拿马辔打，抽起来几个就坐下去几个。又说那商首的小女儿天真好奇，从妻孥的营地摸黑离开，望见西边灯火宛然，说是本地人家，窃窃地进了林子往西去了。

    他说流氓终于有一天被唤到庙堂上，卿大夫们拥在阶下，密密匝匝。从帘后浮出一个女子，进止难期，若往若还，能看见远处宫灯的光争相在她脸上流转。她坐下，抚琴，弹的是叫《咸池》的曲子，大夫们都轻呼起来。

    父亲说，那林子叫百步林，寓的便是林深草密，老猎人不出百步也得陷在遮天蔽日的草木里。女孩东转西拐，好容易才找到了天南地北；忽然听见切切察察活物的声音，猛地屏住息原地站定。吓，好大一条长虫！黑白互间的花纹，眼睛小而呆滞。那蛇物立住，吐着信子审慎地打量这人。这是山林里住家的凶厄，大家唤作蕲蛇。那蛇却没扑过来，倒是衔着尾巴在地上绕圈。女孩觉出这畜生举止间的亲昵，一时又找不到出去的路，大着胆子跨进圈里，暂且睡下。后来这小女子回了行旅，不出七日竟有了身子；怀胎十二月才诞下一个孩子，出生就能开口说话。这就是你的先祖，后来做了朝上的太中大夫。

    他说他就是那个伫在阶上听琴的人。于是他感叹说，真是好手啊。于是太子走出来，真诚极了，说流氓先生，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这样的歌。来年能不能就得托先生的福了。说是远方敌国的暴君不日就要兵临城下，刺杀他，那么就海晏河清，天下太平。太子的腰向他躬下，他却像是被踩在脚底。太子忽然站凛了，突然转身高呼，先生说弹琴是好手，那么就用好手赠予先生！早已备好的武士鱼贯而入，由领头的执刀，把女琴师的双手砍下来。素净的手被盛在匣子里呈到面前，太子弯腰，说，请先生刺杀暴君。阶下的卿士伏地，高呼三声，请先生刺杀暴君！

    父亲说，你总是对宗族的故事兴致缺缺。他说一甲子前咱家宗祠香火还旺，门里挂的族谱就有一尺来方。族人都和和亲亲，荒年谁家缺粮就主动救济，以后也不需偿还；父母双亡的遗孤众人一齐出钱养在祠堂，孩子长大了都会回乡修缮宗祠，把飞檐加高，门槛筑长。

    他说流氓被护送到都城门外，太子唱着变徵调的歌抹着泪送他去远方赴死。他只是不想当王僚、郭解，不想因忠或义被史官拿去流芳百世。

    父亲说，你的九世祖奉的是三品顶戴、纡青拖紫，显贵一时。匪兵入关，不得不领着族人南下避难。他在路上染了风寒，一命呜呼，留下才二十岁的八世祖独揽大局。最后找到了这西山，可山上是黑苗的寨子，哪许汉人安家？还是你八世祖一表人才，又会丝竹音律，在寨上的游方坪把个竹笛吹得回转缠绵，多少小子跳了脚，多少苗女倾了心，做了女婿，也就安了家田。

    他说他不是薄义轻诺，不是不能忍受稳定安乐，只是不能被如臂指使。就算做瑚琏那么高贵，也还是祭祀的礼器，取悦烟缭雾绕里凶恶的鬼神。

    父亲说，你不必露出故作淡漠的神情，不要暗示自己现在的这山这水这天地都与你无关。他说起他的爷爷，在上海抽了一辈子鸦片，行将就木时说的话却无关他的四房姨太太和一摞房产，只是反复念叨者落叶归根落叶归根。他的棺材运到嘉陵江时碰上乱匪，木头被劈了烧柴，尸骨就不知去向了。

    他说他大概是纵横家那样的东西。老汉，你晓得纵横家吗？这是种善说的人，穿着布衣跛进王君们的大殿，能把死狗说成黄金。登上高位就很坦诚不伪装地吃喝放纵，出行的车辇像织锦连绵。永远在睡觉的席子下压一把短匕，上朝时哪怕君主向他咳嗽几声的力度大了些，就要抓着刀剑连夜出逃，身上不带一件珍宝，去下一个燕乐的国都摇唇鼓舌。

    在雾里，目力所及都抽成了恍惚的象，近处的泥弥漫出温甘的气息，可以并且适合沉沦下去。前方有一片绿得惊心的叶子，承不住上面的露珠；水都倾倒在石板上，撄心清明，簌簌作响。

四

    深一脚，浅一脚。踏上最后一跬台阶后，面前是一片开阔。回顾来时的路，还可看见旁处的山壁，顶上一片葱茏，到了腰处，被风侵雨蚀了。裸露有如月光下老农皲然的皮肤。再往前走吧。父亲提醒他不要贪恋。于是渐渐又拐入幽深的一条路。道旁的翠蔓垂在一些低矮的竹上，路中间轰然是倒下的一柱树。当年奔忙在这条路上往来种作的在哪？当年结队在这路上祭社祀祖的在哪？在西山、西天、西王母。

    他发现父亲的脊背分明立起来了。向他介绍说某处是族里的学校，幼时在那里读书、挨打；某处彼时还设被淹在水库下，建着兴旺的山神庙，那神灵从求升官发财、风调雨顺到延祀男丁，勾兑私情一概保佑，一视同仁。父亲说着。他听，渐渐出了神。旁边树枝上招摇着一块红布，被他扯下，上面写着：

    “某某年腊月十二彭峰见黄招弟永结同心不因媒妁与奔特告于祠”笔力不济，歪扭得不成样子。

    前面就是宗祠了。

    父亲几乎是贴在大门上，像要私语似的，好容易才把它推开。他想这门看上去并不那么重。跨过福槛，脚步踏在石板上笃笃有声。清冷肃整的空气使祠堂一下子与外面颓路的泞然分别起来。农人把煤油倒在灯座上点燃，压倒性的光明冲溢在屋奥中。紫檀供桌，覆背烟尘盈桌，多少是烟云多少是尘灰难以陈说；青黑侧匾，钩划陈迹“古君子风”；银苍神龛，游荡骈行先人魂灵，长永地凝眸既望。

    他抬头瞿望，恍然一块正匾。

    “天地君亲师飨祀”

    “彭氏历代昭穆公”

    父亲在背后执着灯幽幽地突然叫一声，彭氏子，天揖，三拜、九叩。

 ......

 ......

     听了若干先贤的仁义行状，又颇瞻仰了一番某位抚 督留存的墨宝。他觉得自己仿佛是被连接到了一个意识的联合中，蹉跎无为和功成名就都并不出奇。要么做出新荫蔽，要么也暂托在阴凉安身。好像又浮现出一位族长，领着人丁遇水架桥，逢山开路，像是大禹，把庸众的力量组织成无坚不摧。

    他以为怀了一份更新的喜悦，打定主意要摒弃杂念，干干脆脆地一觉睡到天明。不想夜里总还是浮想连翩，越躺越清醒。于是站起身来出门小解。手电被放在一旁，他解开裤带。夜里的影子被光拉得很长，一直延伸到远方的如墨漆黑中去。他没来由地感到恐惧，于是闭上眼。

    再回到席上时，他想，他一闭上眼，夜晚就与他无关；他、父亲、宗祠、千万个宗祠，都在这黑暗中。多伟大呀，这黑暗一片。

五

    ......

    硕人兮暗许/

    西江上的鲦鱼如许/

    远方戈壁飞蓬且歌且举/

    洛川走到西江多少风和雨/

    ......

    头痛。惊醒后梦里老歌师的调子还在萦绕，依依稀稀的形象却实在分辨不出。距离入睡才过去不久？身边父亲的鼻息依旧粗重，现在也并无什么书斋茶肆可以大方地坐下来消闲；梦是已不能继续做了，那么无法可想，只好走出门在山中聊为闲逛一番。

    雾气像是突然之间就散去了；空无中吹出了风而蒸腾后长出了满地艳丽的菌子，太阳和太阴在天上一齐出现，把一切分裂成牝和牡，阴和阳两边。但那星宿的光芒并不光照他在的林子，枝枝蔓蔓都沉没进沉寂的黑暗中。

    先是树木，它们历历的形体现在扭曲了，被黑暗侵染，渐渐化成一道模糊的形象，可供辨认而不知道它身处何方。再是林间微甜的腐朽气息离他而去不知所踪。接下来，他重复徒劳的脚步在落叶上踏出的簌簌声似乎也没有了突兀的意义，成为自然的律动。连穿林长风刮过终于也不能够刺痛皮肤，取而代之的是蒙味混沌熨帖地包裹。他蒙受了启蒙，平生头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。他在记忆中找到十天前的自己，试图向他说明这一切：

    你真应该回到家乡。

    为什么？我从小时就被寄养在城里大伯家，十岁寄人篱下，二十多岁挣脱象牙塔与学阀，三十岁，差强人意地安家。一直到我工作，县城的名字都只是户口本上的署名。

    你没有见过即使已残颓了的宗祠。祖先的灵在香案上升腾，确实会唤醒血脉里某些尊严的悸动。

    我相信物理与化学已解释了这一切的成分与现象，它们与将倾的树与燃烧的柴并无本质的差别。

    这是你的根子。千年前荆楚的国殇在长江徘徊。而你也是楚人的苗裔。

    我以为这不过又是寻根文学的滥俗桥段，不要为了感份而感伤；为了怀古而怀古。

    我不是要你去为了莫须有的乡愁伤感沾巾。

    那你为什么要我回去？你从城市里逃离，与其说是回家，毋宁说是旅居。

    你只是该暂时摆脱城市，丢下规律循环的学习工作生活，寻找意义。

    要我寻找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或许是一个原因，你之所以是你，我之所以是我，你之所以是我，我之所以是你。

    他说起自己年轻时读聊斋，你就是那个与狐夜浮三大白的酒徒，喝起酒来就忘了有狐无狐有乎无乎。要有一天跨出海外既无往来将去又无东西南北，要看见的不是南纬北纬，也不是一个个被航海家征服改造了的旅游胜地。应该还有醺醺然时想起的《海外北经》，无名的仙山和海岛边上，巨人与鹏鸟在永无目的地漫游、啸叫，不能被你使用，不能被什么权力命名。

六

    很难想象在密林中有如此的一座寨子，赶上正巧的时节，人家都敞了门在街闾上摆出桌椅，前后连缀，潮涌般接成千桌的大宴，任的是人落席，任的是人举箸。

    他沿着这长蛇行走。他问你可见过渊鱼池塘欢游，驰马踏在小巷中是否感到拘泥，户牖穿引风铃追引黄鸟为何也绝不驻留。世言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，凡有人家处必有酒酿，可未必就是桃源洞天；释智遗形后何去何从？

    前面就是游方坪，苗族青年男女歌舞诉情的地方。他浑浑盈噩地徘徊到此，看见的是银饰满头的女子们，起声唱着不知名字不识内容的情歌，俾一少歇，和歌却仍是身势的少女，只把调推得更高更清越，似乎要永无终结地推进，响遏行云。男子们照例是鼓足了腮帮满吹芦笙，蹑足行止都在意中人面前踱步；薰风一度，莲歌将远，于是便依偎着浅笑着走到云深不知何处了。此情此景免不得让道学家们所深恶痛绝，斥之为淫奔靡靡之流。

    忽然一阵新的韵调从河心小洲唱起。他觉出是冲着他而唱。转头看正撞上那女子的目光。他想他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睛，是刚褪了眼膜的幼鹿，像是热烈又像是虔信。他说她稚气未脱的眉眼已傅上自矜的骄傲，举手投足间都泛着多情。不远处的芦笙像都只给她一人的姿态伴奏，苗女们的歌声被她引领着推向高邈清泠。

    那少女不知道什么是紫茎兮文波，守空闺的女子把妆箧件件摩挲，玉珠银钿严整，倚着闾巷眺远；妆面入时与否又只能对镜揣度。

    她只知道船头歌悠悠，船尾雎鸠鸣啾啾。顾菟入林，奔潮侵堤，烟景下春情在心底长留。

    他鬼使神差地走近了，歌声也慢慢弱下来。那女子久久地凝眸，很难有谁能不被这样的眼神所俘虏。他很久以后承认她稚气的脸质的确触动他原以为并不存在的热情。于是他记起敦伦，记起桑间濮上；想到孔老司寇念叨大防大防，又念及夫子也不过野合而降；恍惚是左丘明提着“非礼也”的削笔怒目而视，可公子般私盟邻女不也没被戳点脊梁？未来养育两个孩子，一个叫彭铿，一个叫彭泽，都身体健康，眼神明亮。

    可他只是惨然地一笑，转身就走，接着几乎跑起来，软弱得近于下作，害怕自己后悔。他不像那些误入传奇志异中神仙居所的樵夫，看罢一局棋后归家才发现已过数十年世殊事异，却急于回到他并不信任的秩序里去，即便被压迫得不成人形。

七

    一半是因为迷路，他在山中盘桓许久才又回到宗祠。父亲已站在门前等他，下山的行囊也已被打点好了。父亲的手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，下山的背篓给你背。父亲这次等他慢慢背上竹篓，才慢慢提着一个小包裹跟他一起走上路。已经是蒙蒙亮的清晨了，红的翠的不知名的鸟儿放开喉咙欢叫；雾也在林中再弥漫起来。他和父亲都只盯着自己脚板走路，一时默然。

    忽然一只鵩鸟似的禽物扑腾腾地从附近飞过，父亲开了口：“半夜去苗寨耍了？”

    是。

    走过一座桥，父亲却伫立在桥那头，并不过来。父亲的手摸出包裹里一把柴刀，高扬起刀，把这年久失修木桥的悬索利落的砍断。桥体解脱般委落进河水，激起一阵水花。幕后父来淡淡地一笑，说，你不是西山上的人。

    他看见在河干上坚守多年的木片重重地在河石上摔得粉碎，将被永不止息的奔流裹挟向远方。从昆仑山的巅峰流向泰山，再从泰山的元君庙流向渤海甚至永不回转的归墟。

    他明白父亲将留在山上守护宗祠。他则转过身，决定不回到东边村子里，而是去到城市，忍受这沉沦而滚滚向前的一切。